

景觀倫理

國立台灣大學 園藝系造園組 助理教授 蔡厚男
國立台灣大學 園藝系造園組 研究生 呂慧穎

景觀建築設計所從事的是環境設計的工作，而環境二字所指涉的正是生存空間及其內涵，也就是景觀。因此，舉凡有目的地改變人類生存環境的行為，獲致有益於物種生存棲境的方法，吾人皆可稱為景觀設計。

西方人文主義興起之後，人類成為宇宙中心（anthropocentric）、萬物之靈的格局逐漸形成，進而導致當代世界的祛魅（the disenchantment of world），其終極表現是完全否認「自然」具有任何主體性、經驗及感覺。人將世界二元化，成為人與人之外的兩種存在，並以機械論的觀點去看待世界，認為其是一連串可分析、可操作的變因及應變變因所組成；世界是外於人本體之存在，是能用某種手段加以改變而可獲致某種特定目的的客體。事實上，這正是現代化的基礎，將世界視為客體，做為人類可恣意改變、強取豪奪之「資源」。在此理念下，要讓世界得到最佳的控制，意謂需要擁有更精良的技術，於是各種「專業」因運而生，專業人不斷地追求及發展更高超的技術，來使世界呈現出人為控制下的最佳利用狀態與表現。

台灣目前的景觀論述及景觀設計經常被狹義地界定在職業活動的專業範疇，去脈絡化、商品化、物質化。處處可見到的是景觀被制約於種種專業意識型態及技術宰控之下，立基於工具理性及商品邏輯，以最有效的方式，生產人造景觀，以符合業者最高之經濟效益。無怪乎，今天本地景觀之破壞，大部份是源自於景觀從業者，就如同人類環境的破壞，主要是來自人類本身一般。其實景觀設計的對象，無論是自然環境或人造環境，都有其特殊的地域性及歷史文化背景。換言之，景觀設計亦是一種空間詩學，經由對自然與文化經驗的轉譯，創造出一個有靈氣的空間，亦即一種詩意空間的再現。但目前景觀建築材料及工程構法之規格化及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下，卻往往忽視不同自然條件下所蘊育出的不同環境面貌，摒除不同物種、族群和其生存環境互動所形成的文化特色。景觀業者設計所呈現的常是沒有脈絡可尋，亦不具任何基礎可依憑的境況，就如將一個原是與地方徹底無關（也許它曾出現於世界的某些角落）的空間形式，強行依附於某地點既存的自

然文化運作上。

從 1960 年代開始，環境意識逐漸抬頭，「生態」成爲人類重新思考環境價值及人與環境關係的知識基礎，近來生態理念也以其不可抗拒之勢滲透各個論述領域，進而促成各個學域開始反省與重構其論述典範。如今景觀專業論述也在此影響下，又積極關心、介入生態復育、環境保育的諸多課題，以建構符合新世紀地球環境觀的論述架構及社會任務。

宏觀而言，景觀專業從事的既是生存空間設計，本應倍加關注生存環境問題，對於棲地的保存、生態功能的維繫，應融合於環境規劃設計之方法與過程中。景觀專業意圖完成的，並非只侷限於人類的舒適及滿足，更是整體環境價值的保存；是保留與創造更多共生互惠的，且可讓各種生命體完成世代交替的機會，以及讓環境本身回復自我組織、運作之循環契機。我們曾認爲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如今已被超限利用；今天我們所要做的是重建對自然力量的尊重，因爲人類只是生存於這個星球上的衆多族群之一。了解自身價值之所在的同時，也學習尊重其他生命形式與自然運作的過程，「生態保育」與「永續發展」等標記正表示我們已意識到，唯有地球這個維生系統維持健康與動態平衡，人類族群才有永續存活之可能。在面臨世界體系轉型之際，新景觀專業的角色任務實更應積極介入生態理論重建及社會實踐之過程，並於專業實踐的過程中重整人類的環境倫理及自然的價值。

微觀而言，生態學講求自然之永

續，重視的是生態系中的多樣性、自我組織性、自主性、自發性、獨特性、有序性、有機性等。對於景觀專業者（甚或可指大眾）而言，對於生態的重視，於態度上即是對於環境中複雜的元素及作用的包容力（無論生物或非生物、自然或人文），體認每個地方有其形塑的過程及其階段性成果，用愛去尊重每一個環節中的貢獻者，接納其獨特性與自主性。因爲地方性的形成，本非外力強加可完成的，且自有其天、時、地、物的條件，對景觀的關懷，應就是投注心力於了解認知景觀中每個自發性的作用，而後加以保留或發揚，因爲這些自發性的天、時、地、物才是景觀生命力的源頭。我們必須承認，與環境脈絡決裂的設計或改變，只會造成環境的壞疽；而景觀的美感本應源自於萬物之生命力，一地的特殊環境與生物組成及梯度、人與自然交互作用形成的文化、鳥兒雀躍枝頭、人們喜樂而知足，都是美的呈現。景觀美絕不是如陵墓般，追求的只是永垂不朽；而是充滿生機的，看得到四季更迭的影響，晨昏交替的變化—自然運行的時序、變化與和諧。

今日世人已逐漸體認地球資源並非是永不耗竭，且非免費的自然資本，它無法在線性的產業製造流程中獲得適當的回收循環。因此當吾人努力地從事亡羊補牢的工作，期望挽回地球景觀中失衡的頹勢，除省思人類文明發展範型之外，吾人亦應反思自身生活方式，是否仍沉溺於無限擴張、不斷被煽動的消費慾望中。今日我們若承認景觀是世界存在之元素與力量交互作用呈現之結果，其中包括人與自然及人與人之間的交互

作用，而當下我們投注多少愛與關注於環境、於生活、於對土地及土地上一切事物的責任及義務，則將都會影響景觀的呈現及環境的永續。

同學域以不同方法途徑致力於環境問題的解決，景觀建築的視野及觀點亦有其環境問題解決之道。相異之處在於採取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尺度去思考解決途徑；相同之處均源於對環境的尊重及關懷，對生命的尊崇與對自然之敬畏。景觀思考的角度可廣可深，廣以生態系的角度思考景觀規劃與設計的理性基礎，以保育及復原生態過程為依歸；深以「生態觀」之各項健康指標（多樣性、自主性等），深入每個地方問題之中，無論是人文或自然棲境之地方性，都有其應受重視之尊嚴。只有透過每個個體對自身所處環境之關懷，人與物種的共生共榮，及人與人之間的自然交往，才能充分呈現每個地方豐富的歧異度與強盛的生命力，大地之愛、尊重及包容可謂景觀倫理之根本。

參考文獻：

1. Alexander Wilson, 1992, *The Culture of Nature*, Oxford: Blackwell.
2. Neil Evernden, 1992, *The Social Creation of Natur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3. Soper Kate, 1995, *What Is Nature?* Oxford: Blackwell.

